



人生絮语

## 正年轻

文/李洪峰

那天,朋友儿子结婚,一进酒店,一漂亮年轻的女经理见到我很关心地招呼:“峰哥,好久不见,怎么你头发都白了。”“是啊,这一年白得特别厉害,”我说,“都老了,该白了。”

前几天,看到诗刊社公众号发的一篇《影响全球的一篇短文:〈年轻〉》推文,一下被这个题目吸引住了,一口气看完后,立即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和同事群。在朋友圈发了5个字“我们正年轻”,在同事群附带说了“推荐一文给大伙”。单位一把手@我说“好文”,看来此文真的是好文。因为读后,也发觉自己正年轻。

现在不管多大的人,都爱说自己老了。那到底多大的人才能说自己都老了呢,这个问题始终搞不懂。曾经想去搞懂这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,反而到了自己头发在变白的时候,却不想去搞懂这个苍凉而无聊的问题。据媒体报道,日本摄影师笹本恒子71岁再出发,96岁失恋,100岁获奖,忙得没时间去死。她总结秘籍:笑对生活,活出自我,长命百岁。看到这,还有什么可说呢?

军校一同学,酷爱写作,一直坚守梦想,坚持把生活用文字表达出来。这不,出了一本书,把他多年散见于各媒体发表的文章汇集一块,取名《漂游在尘世里的云烟》。他专门邮寄了一本给我,并在扉页谦虚地附上“洪峰老同学雅正”一句话,还签上他名字,让我很感动。

前次出差去北京,他来飞机场接我,5年没见面,他的头发才真白得多。我问他怎么也白了,他说是被文字咬白的,少年白。我知道,一直以来,他确实一有空就在码文字,那不是完成任务,那是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可我的头发怎么白了,是被繁文缛节染白的?抑或太阳晒白的?还是被电脑辐射白的?因为我的文字还没达到出书的地步,还在浅滩中游。

现在,那本书安放在我床头柜,睡前读几篇,美美地就入睡了。

我与他名字只有最后一个字不同,军校报到时,队长说我们是兄弟俩。就这样,一个山东的一个四川的,后来被同学们都说成我俩是两兄弟。或许,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,有很多共同语言。那时在军校办黑板报,我俩是雷都打不动,一人负责一期,轮流转。遇重大节日,共同办。队里评比,我们区队的黑板报常拿名次。那个年轻的劲头没法说。

读了《年轻》一文,顿觉自己年轻了,虽然头发白了不少。正像文中所说的,“只要勇于有梦,敢于追梦,勤于圆梦,我们就永远年轻!”

多梦的人,常说神经衰弱,我不这样认为。精力与夜晚做梦无关,要说有关,那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最喜欢睡觉,因为有梦相伴,那是多么充实与快乐!梦中有远方、有诗、有在海洋里游泳、有长出翅膀在空中自由的飞翔……也有被坏人追杀然后纵身一跃跑得无影无踪,还证明脑细胞很活跃。

《年轻》一文这样结尾:“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老了,错误引导自己!年轻就是力量,有梦就有未来!”

我很信奉这句话。

如果下次那个年轻漂亮的女经理再关心同样的话题,我就回答:“正年轻,虽然头发白了。”

生活笔记

## 郊区的

文/高雁萍

姥爷在公社上班,是民政干部,有时下班回来,书包里能掏出几块水果糖,是领结婚证的人给的,我们称其为喜糖。

小时候大人们嘴里的市三区土托郊,具体指哪儿不太清楚,但我们是郊区人这一点,绝对错不了。我的概念里,凡是新旧两城周围种粮种菜种瓜养羊喂牛的地方,都属于郊区,比如大姑的太平庄、老舅的毫沁营、大爷的大厂园圃、金枝姐姐下乡的小井沟。

有资料显示,1982年底,呼和浩特市郊区共有15个人民公社,分别是榆林人民公社、小井人民公社、保合少人民公社、罗家营人民公社、毫沁营人民公社、攸攸板人民公社、太平庄人民公社、八拜人民公社、章盖营人民公社、西把栅人民公社、巧报人民公社、西菜园人民公社、小黑河人民公社、桃花人民公社、黄合少人民公社。

两年后的1984年,郊区各人民公社改称乡人民政府,生产大队改称行政村或村委员会;郊区共辖15个乡镇,有234个行政村计363个自然村。姥爷去公社上班也变成去乡里上班。

2000年,为便于发展和管理,呼和浩特市市辖区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,把原来的郊区按区域分成四部分,就近划归新城区、玉泉区、回民区和赛罕区,市三区从此变为市四区,每个区都有老郊区人。

呼市,郊区,巧报公社,桥靠大队,高中毕业前,我学籍表上一直这么填。

巧报人民公社办公地点在师

范学院以南;当年妹妹被选去学武术,地点就在公社院里,因人烟稀少极为荒僻,我还和她结伴去过几次。到我领结婚证时,巧报公社已改叫巧报乡,原先的平房也翻建成二层楼。现在的赛罕区政府大楼,在我姥爷当年上班的巧报公社以南;我的安居之所,正好在老公社与新政府大楼之间。

对我而言,郊区是个极为亲切的字眼,代表着老家、亲戚、同乡,代表着土地、庄稼、生灵,代表着到死也不会改变的此地口音。

节气立春到谷雨,是郊区的春天。从备耕忙到春耕,广阔天地间,人们挑粪、搂地、播种,栽秧、锄草、间苗,样样农活都做得一丝不苟,因为郊区人知道,一旦哄了地皮,地皮就要哄肚皮。这是毫无商量的事情。

夏天的郊区,简直忙到不可开交。蔬菜大队忙着浇水、施肥、打药、插架,忙着拔萝卜、割小白菜,忙着摘茄子、削莴笋、下黄瓜。割了麦子要抢种秋菜,果类菜拉了蔓也要抓紧时间种秋菜,生怕耽误了农时。粮田大队也一样忙,尤其到了灌浆期,更是马虎不得。看地老汉也忙,看瓜,看菜,看粮,防人也防牲畜。

秋天是丰收的季节,收瓜,收菜,收粮,到处喜气洋洋。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,在一片割过的谷子地里,被人们扎耗子洞扎出的宝藏惊到目瞪口呆。有些耗子洞挖开还是二层楼或一堂三屋,里面的谷穗儿像夯土一样瓷实。运气好的话,一个洞能挖出一口袋颗粒饱满的谷子头。我问扎耗子洞的人这东西拿回家有啥用,说是喂鸡、喂鸟、喂鸽子。有的耗子洞里藏着绿豆、草籽、苍耳子,一样一堆,分得清清楚楚。原来耗子办事也井井有条。

郊区的乡风民俗很让人怀念。过大年唱戏闹红火,二月二咬鬼豆儿,清明捏寒燕儿,端午节吃凉糕挂艾,七月十五捏面人人,八月十五打月饼,腊月二十三熬麻糖,样样有声有色。

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如今郊区人见了郊区人,虽不至两眼泪汪汪,可那迫不及待握在一起的手,那四目相对时眼里放出的光,那越攀扯越近的情,只有郊区人懂。

